翠袖乾坤

香港粵語片光輝年代

連盈慧

研究香港粵語片，當然最應先提中聯，給圈內人稱為第一代的「校長」吳楚帆，也真是寓娛樂於教育的有心人，組織中聯之初，便已立定宗旨拍好片，坐言起行，拍出來的影片，當真娛樂教育並重，沒有令觀眾失望，筆者午夜追看過的片子，便無一不印象深刻：《父與子》《危樓春曉》《人倫》《豪門夜宴》《人海孤鴻》等等，數之不盡……

吳楚帆十五歲失學，我們這個社會教育大學的「校長」就更值得大家尊敬。吳校長有見於當時神怪粵片盛行，擔心意識不良，影響青少年心智才有意重整影壇歪風，勇氣可真不小。大家都知道，某類型影片成了潮流，要改變觀眾胃口可不容易，中聯就憑一股衝勁和毅力，終於得到觀眾認同，成功建立了粵語片最驕人的一段歲月，推翻了粵語片及不上國語片的論調。

可是細心重看午夜粵語長片，同時發覺到與中聯前後期的永茂／光藝／大成／新聯，原來潛意識中，都各有正確拍片方針，各具風采，中聯着重社會民生題材，永茂着重傳統道德倫理，光藝着重中產愛情，大成培育新人不遺餘力，新聯拍過不少製作認真的戲曲片，往後龍剛好幾部社會問題大片，同樣誠意感人，這都足以印證五六十年代粵語片的電影人，各有面目，不重跟風，今日影壇，色彩就沒有那麼多元化。

撇開上述提及的電影公司，就連「吳校長」發起伶星分家之後非議過的神怪片，也間接有過貢獻：蝦精蟹精之類古裝片的導演躲懶吃雲吞麵，留有空間任由老倌自我發揮演技，就無心插柳紀錄了不少舞台功架；此外神怪片忠奸分明，壞人沒好結果，老土得來，還有輕量教育意義；歌唱片則遺憾在當時大老倌和撰曲人，輕視當年以為過眼雲煙的七日鮮，要是知道可以留存到廿一世紀，拍出來的影片，一定更加精彩百倍。

海闊天空

德國人在青島

蘇狄嘉

德國人管治青島還不到十八年時間，卻留下無法磨滅的影響。歷史學家說，德國人在青島是真誠「投入建設」，隨後的日本人治理青島期間，則是恣意「挖空豪奪」。

遊覽青島，處處見着德國人的用心經營、創新建設的「投入」痕跡，而這些「投入」，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，造就了青島的誘人景觀。

迎賓館（又名青島德國總督樓舊址博物館），是個人最喜歡及最期待的景點。喜歡它不規則的歐式建築，建築物前後左右四面都不一樣。而且，它有着濃厚的歷史文化，是青島歷史上一棟有影響力的重要建築物。

始建於一九〇三年的迎賓館，曾是德國管治青島時的總督官邸，位於信號山南麓，依山面海，氣勢雄偉，因建築材料大量採用青島優質花崗岩，故又稱「石頭樓」。它是一座典型古堡式建築，是德王威廉時代典型的建築式樣，如今這種建築在歐洲本土也極為罕見。

除了建築物，德國人在青島的另一項重要建設是鐵路和火車站。

一九〇四年建成的膠濟鐵路連接濟南、青島兩大城市，是橫貫山東的運輸大動脈。

二〇〇六年電氣化改造後，膠濟鐵路全線共設各類車站三十五個，其中青島站、濟南東站、濟南站為山東省的重要客運站。

有歷史評論學者認為，德國人在青島的所有「投入建設」，均是基於殖民主義，目的是要在遠東建立第二個「德意志王國」，做夢也想不到在青島的管治只有短短十八年時間！無論如何，一個正面的管治策略，總比一面倒的「挖空豪奪」來得漂亮及有影響力。

琴台客聚

劫獄營救

韋基舜

「鐵叫子」樂和聽罷「兩頭蛇」解珍、「雙尾蝎」解寶兄弟說出親戚關係；及托他帶信到東門外十里牌一家酒店，找着開店的表姐「母大蟲」顧大嫂，告知受毛太公父子陷害之事，必然前來相救。

樂和安排了解氏兄弟在獄中的飲食後，着二人寬心待在獄中，自己逕自奔到東門外。來到十里牌，見一酒店，門前掛着牛羊等肉，後面屋下，有一簇音竇，此為正字人在聚賭，店內有一婦人坐在櫃面。

樂和心知此婦人便是顧大嫂，便上前打個招呼，問道：「此間姓孫麼？」

顧大嫂答道「正是」，並問樂和是買酒還是買肉？如果賭錢可以到後邊。經營酒店，公然開賭，無他，山高皇帝遠。

樂和連忙道出自己是孫提轄的妻舅，把毛太公父子陷害解氏兄弟被陷害收監前因後果，一一告之，今番前來，乃解珍吩咐找顧大嫂營救。

這個孫提轄正是顧大嫂的大伯孫立人稱「病尉遲」，孫立弟「小尉遲」孫新娶顧大嫂為妻，孫家兄弟祖籍瓊州，軍官子孫，調來登州駐扎。軍人家眷在駐地開酒店兼公然開賭，可見宋徽宗朝政的腐敗。

話說顧大嫂得知表弟解珍、解寶被毛太公父子陷害，且收買牢中包節級加害，性命危在旦夕，便立刻叫伙記找孫新回店，商量拯救的辦法。

孫新回店，顧大嫂把解珍、解寶兄弟危在旦夕之事告之。孫新見過世面，給予樂和一包碎銀，先行返回衙門監獄，打點一切，禦防包節級施毒手。樂和收妥銀兩，匆匆返回登州衙門監獄。顧大嫂乃問丈夫孫新，有甚麼方法救得解氏兄弟。

孫新說道，唯一的方法是劫獄。

顧大嫂乃謂事不宜遲，即夜去劫獄。孫新斥她魯莽，做事欠周詳，應考慮到劫獄後何處安身，而且今次劫獄，如果沒有兄長孫立及另外兩個人相助，很難成功。

顧大嫂追問兩人是何方神聖？

孫新說是在登雲山臺峪，聚眾打劫行旅的「出林龍」鄒淵、「獨角龍」鄒閏叔侄，兩人與自己友好，有他們相助，事必可成。

孫新坐言起行，馬上親自往登雲山，請鄒淵叔侄下山到十里牌酒店商量，顧大嫂亦殺一頭豬，設酒招待。

未幾，孫新引了鄒淵叔侄兩籌好漢回來，飲酒食肉，商量劫獄之事。鄒淵表示有二十多個心腹追隨，但劫獄後，此處不能再安身，自己倒有一個好去處，不知孫新、顧大嫂夫婦可願前往否？

顧大嫂說道，只要救得解珍、解寶兄弟，甚麼地方也去。鄒淵道：「如今梁山泊十分興旺，宋公明大肯招賢納士。」

連登雲山一個小毛賊，也只知有宋江，不知有晁蓋，宋江要坐上第一把交椅的野心，昭然若揭。同時亦講明，有宋江在山寨之日，晁蓋一定要死。

（細說水滸．二五二）

百家廊

逛自由市場

蒲繼剛

逛自由市場，北方人叫趕集，南方人叫趕場，而在我們中原地帶，襄樊這個地方叫逛自由市場。離家不到500米的地方，就是自由市場，只要一有空，我就會往那跑，去逛自由市場。

喧鬧的人群，討價還價的聲音，滿足與興奮，快樂與富足，一幅市民人生百態圖，如同《清明上河圖》的北宋汴梁，雖然嘈雜，卻讓人感覺到滾滾紅塵裡的暖意、溫馨。買東西，討價還價，就像進行一場人生的預謀：付出、得到、討價還價；得到、付出、再討價還價……

今天的自由市場，已非昔日的菜場。小商品、小百貨、小五金；糧油熟食、菜蔬瓜果、雞鴨魚肉蛋；小飯館、小吃店、小診所、裁縫店，真是琳琅滿目，應有盡有。

吃一碗牛肉麵，喝一碗湖北襄樊產的黃酒，或者吃一籠小籠包，喝兩碗豆腐腦，過去頂多兩、三元錢，現在物價颼颼地往上漲，要五、六元錢，然後一抹嘴，便加入買東西討價還價的行列。買東西，女人總比男人細心，老人總比年輕人細心。看呀，逛呀，比較呀，討價還價呀。有時攤主不降價，自己又很想買這件東西，只好佯裝要走，攤主這時往往會降價。若是攤主這時還不降價，那說明價格只能是這樣，然後再殺回馬槍，返回現場買也無妨，直到買方與賣方都覺得不吃虧了，便達成協議，選貨、稱秤、裝貨、付錢，真不亞於中國與美國談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，鬥智鬥嘴不過不鬥勇。雙方都不覺得吃虧，這便是一種平衡，一種妥協，一種在討價還價中實現的法則，最後達到雙方一種心態的滿足，用現代時髦的話來說，叫做「雙贏」。但我不喜歡討價還價中錙銖必較的男人，最後走時還要捎走一棵菜或一棵葱，有點太小女人氣了。至於不問價格，要多少錢，給多少錢的男人，我也看不起，他至少缺乏一份理財居家過日子的能力與討價還價的人生樂趣吧。

在我小時候，自由市場曾作為「資本主義的尾巴」被嚴厲割掉，老百姓吃糧吃菜吃肉，都是按票供應，糧店、菜店、肉店的人都是「爺」，你是惹不起的，你如果無權無勢，你也買不到好東西，還經常缺貨，只能是有甚麼買甚麼，能把肚子糊弄得不餓就行。在我十歲左右時，這「資本主義的尾巴」卻怎麼也割不乾淨。在漢水之濱的襄江邊上的一個渡口，又自發興起了一個自由市場，早晨天不亮就開集，七點半上班前就散集。為甚麼要在渡口邊？為甚麼要這麼早？因為那裡非常開闊，四周還有大片的蘆葦蕩，如果割「資本主義尾巴」的政府人員來了，就可以跑掉，鑽進蘆葦蕩，能讓人想起某個戰爭時代的電影情景。那個自由市場離我家來回有十里路，父親有時會帶我去，全是跑着去，跑着回，天不亮就要起來，買完菜後，趕快扒幾口早飯，然後去上學。那是一個荒誕而艱辛的年代，但老百姓追求物質充裕，過幸福生活的慾望卻怎麼也擋不住。

逛自由市場逛出了感情，以至於到北京、廣州、大連、長沙、成都等地出差，我都要去逛自由市場。我還逛過古橋上的自由市場，鐵路邊的自由市場，鐵路山洞橋邊的自由市場，夠奇特吧。那一份閒適，那一份興奮，那一份作為平民百姓的人生樂趣，在自由市場裡，則可以盡情揮灑。

有一次，陪一位外地的老幹部去張家界市，遊完了武陵源風景區，我忍不住要去張家界的自由市場逛逛。我是陪同兼導遊，不好擅自行動，只好問老幹部的秘書是否一起去，秘書說：「不好吧，讓首長一起逛自由市場，那地方太雜亂。」那位老幹部聽見後，卻說道：「怎麼不去，去逛逛！」

走進琳琅滿目，熙熙攘攘的自由市場，那位老幹部的臉舒展開來，一種孩童的純真竟爬上那張保養得很好的臉上。他像孩子似的問這問那，最後竟買了幾塊油炸小粑粑吃起來。他告訴我：「我也是湖南人，小時候家裡很窮，在集市裡做小生意的母親要很晚才能回家。我最高興的事情，就是母親很晚很晚回來時，能帶回幾個油炸小粑粑，那是一種中間帶糖的油炸小粑粑，可好吃了。」但小粑粑是很少能吃到的。所以，吃小粑粑的情景，竟構成了他對童年溫馨的回憶……

□趕集的熱鬧情景。　網上圖片

走出自由市場，他還品嘗着油炸小粑粑的味道。他又興奮地說：「真感謝你，又讓我吃上了油炸小粑粑。」看着他那興奮的樣子，我似乎明白：其實養尊處優的他們，也有一份渴求平民百姓生活樂趣的心態。那份自由與平淡的情趣，那份小民百姓的渴望與歡欣，是甚麼也代替不了的！

今天的自由市場雖然繁榮，卻是監管最差的地方，賣假貨假藥的；缺斤短兩的；為爭攤位吵架甚至動手的；欺侮外地來做生意的。自由市場還成了地溝油等有毒食物的集散地。還有沒任何執照，沒任何消毒設備的游醫，就敢給人拔牙、鑲牙，真是嚇人。希望在這一輪政府加大整治食品衛生的「運動」中能既治標又治本。我在宣傳部做幹事的時候，也寫過文章披露自由市場賣病豬肉，有毒食品的新聞，在當地報紙上刊登，引起重視，但只是一陣風，暫時處理幾個人，做做樣子，過一段時間，又是「外甥打燈籠——照（舅）舊」。一些人為了錢，真是甚麼都敢做！人們在自由市場買東西，只能憑經驗來判斷東西的好壞。政府的監管，只是在大商場、大超市，對自由市場，基本是放任自流，而自由市場又是中國底層民眾食品最大的來源地。

今天的自由市場上還可以經常看到收入低微的下崗工人、失地農民、無依無靠的老人撿爛菜葉、魚雜、雞頭、雞屁股（這是極有害的食物，卻是窮人的美味佳餚）等食物。看着他們，我不光心酸、悲憤，不知怎的，還總讓我想起《中國可以說不》、《中國不高興》的幾位作者（這真是一種奇怪而又奇妙的聯想）。我在電視上看過幾位作者的「尊容」，那種趾高氣揚、指點江山、述說國策的「氣度」、「神采」，真讓我啞然失笑。這些人的無知無恥無畏，真是到了驚人的地步。他們是真不知道中國底層老百姓的真實生存狀態？卻敢如此自以為是，趾高氣揚，夜郎自大，信口雌黃。國家如果讓這些人來決策，來管理，那真是這個國家，這個民族的災難。

國家的強盛，國家的實力，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，不是北京、上海的繁華，城市高樓大廈的鱗次櫛比；不是深圳、廣州的富人紙醉金迷、一擲千金，而是最偏遠的自由市場上是否能買到合格的衛生的食品；自由市場上是否不再有以撿爛菜葉，撿雞頭、雞屁股為生的人；最偏遠的地方，最底層的百姓，收入最低的人，他們的臉上都能洋溢着真實的，幸福的，有尊嚴的微笑……

生活語絲

從九份小街想起

吳康民

為甚麼台灣九份一條小街，能夠名聞海外，成為內地和港澳遊客必到之地？

這一次故地重遊，仍然車水馬龍，遊客如雲。就是那麼一條窄窄的小街，販賣着台灣的小食和特產。嚴格來說，並不太具特色，據說該地是由一齣台灣電影的外景炒熱的。

無論是台灣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或泰國，他們都以美食和小食吸引遊客。香港號稱是中西美食薈萃，但是為甚麼搞不成一個類似台灣的「夜市」，或者是九份的「一條街」？

中國人是一個美食的民族，食的藝術壓倒群倫。但香港卻是瞠於其後。既不能創造一如新加坡的清潔衛生的「大牌檔」，又不能創造台灣各地熱鬧的「夜市」。內地遊客現在來港旅遊，只有大款們去購買名錶珠寶，吃的卻是欠奉。

台灣人待客熱情，我們的郵輪三次靠岸，遊覽高雄、台中、基隆和台北，碼頭上都有迎賓的歌舞，高雄還在碼頭設有一個臨時的購物商場，他們都是微笑迎賓，並沒有拉手拉腳地要遊客購買。

台灣美食還很有創造性，珍珠奶茶、木瓜牛乳、蜂蜜苦瓜這類飲料，都是源自台灣，更流行到香港。

在九份小街上，他們販賣冰淇淋也有新花樣，用一塊薄餅，再在一大塊花生糖中刨出花生碎，然後加上雪糕，再加芫荽，包起來吃便別有風味。

台灣的一大缺點，便是電單車太多，造成空氣污染和噪音污染。就在九份的一條擁擠的小街上，也可以讓電單車來去自如，實在大煞風景。雖說已有不少是用電池推動的，但噪音和妨礙行人則一。

在台北街頭購物蹓躂時，居然迷路，兜兜轉轉竟找不到原集合地點。而手提電話又沒有帶在身上，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，好在終於碰到幾位同船的，奉勸老人家切不可離群獨行。

隨想國

寫序的記憶

興國

生平替別人的書寫過幾篇序。第一篇序言是古龍的武俠小說《離別鈎》，是應古龍之邀寫的，因為雖然我是他的小老弟，但我在他喝醉酒時替他捉過幾次刀，所以在報上連載《離別鈎》時，他就把情節發展對我說了，以便他喝醉時我隨時可以狗尾續貂，順理成章的，出書時他懶得執筆，就由小老弟代勞了。所以我到現在還記得序言裡那一句「離別是為了相聚」。

第二次寫序，是應漫畫家蔡志忠邀約，替他新出版的漫畫集《老子》寫的。因為他的漫畫在我當時主編的報紙副刊上刊登，大概就這個原因他找上了我，我想來想去也不知如何下手來寫，便在心裡用比較粗俗的話暗暗罵了一聲「格老子的，怎麼找上我？」這一「格」，就「格」出了靈感來。因為「格物致知」這四個古人用的字，讓我想起「格」有深入了解的意思，蔡志忠用漫畫來畫他了解的《老子》，不就是「格」《老子》嗎？於是序就寫好了。

最近的一篇序，是替好友邱立本的《舌頭的記憶》寫的，因為第一，當年我是和他同乘一艘船前往台灣讀大學的，那艘船遇到颱風，行走路程比原定的多了兩三倍。不過當時我並不認識他。後來回到香港，和他談起，才知道曾經風雨同舟。第二，我的《吃一碗飯》就是他約我在《亞洲週刊》上寫的連載，連這個題目也是他起的。如今他本人出版關於飲食回憶的書，自然就義不容辭了。

從以上的三篇序言，可以看出，著書的人名氣都比自己大，算是沾了作者的光，不像有些名人作序，是為書本增光。也許，這就是所謂朋友吧。

獨家風景

十五歲的孩子

呂書練

原來已經十年，不，是十五年。一本雜誌和一個時代的體溫，是《新周刊》給自己的定位，也是雜誌風格的體現。

作為一本面對市場的「民營雜誌」，這本半月刊成長的十五年，也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十五年，在國際大刊陸續有來、本土名刊集團化的競爭環境中，該刊仍能超然獨立，獨自經營，畢竟不容易。

十年前，我借《信報》一角，有系統地向海外讀者介紹中國媒體和刊物，正是受到《新周刊》的啟發，除了我的閱齡幾乎跟其同齡外，也因為它的文字個性和視覺效果吸引了我。

當時，它是小眾刊物，卻有大刊格局，充分發揮了大眾媒體的影響力；它是綜合性雜誌，卻定位很清晰。十五年來，該刊可以說是海外了解中國的一個視窗，不但對時事反應敏銳，更擅於捕捉社會現象和生活趨勢，也因此而創造了很多新概念名詞：飄一代、第四城、日韓流、淺閱讀、我世代、微革命等等。

像一個十五歲的孩子，帶着天真的反叛，擁抱新潮；也像一位長者，目光銳利地點出狂熱下的隱憂；它是生活家，也是批評家，享受生命的豐盈，也痛斥生活中的弊端。幸好，成名了的雜誌及其主編沒有忘記微時的朋友，封新城在微博上問我：想請你以香港讀者身份參加我們的周年慶典……我不加猶豫地答應了。

微博上的封新城藏在薄煙繚繞後，卻仍透點「憤中」況味，銳氣似沒減，想法做事仍出人意表。那天，我下午抵達現場，他忙得沒空打聲招呼，卻在晚宴中突然把我和鄰位同行點名上台「談閱讀感受」，就像十年前，我突然出現在其辦公室要採訪他一樣。

當然，我樂意談談，十五歲的孩子還是血氣方剛的少年人，需要鼓勵。當年，有緣相遇，並閱在其中，為它高興，也為自己的眼光自豪。在那本紅色的周年特大號中，我感受到的不但是一個時代的體溫，也是一本雜誌體現出的價值觀及其提倡的生活方式。值得祝賀。